



老家的燕子

□朱国文

春天到了，燕子飞回来了。

二月的一个清晨，我迎着春日暖阳，独自走在梁平老城大街上，看见三三两两的燕子，时不时飞进飞出，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儿时春燕飞入我家的场景，一幕幕闪现眼帘。

小时候，家住梁平东门，这是一楼一底的旧房，临街是一个门市，也是母亲和我们几弟兄幼年时赖以生存的裁缝铺。母亲的缝纫铺开张的那个春天，燕子便飞入了我家，并将燕窝垒在房梁上。燕子们飞进飞出，忙忙碌碌，整天在缝纫铺里穿梭不停。从此，每年开春，母亲的缝纫铺就会出现小燕子飞掠的身影。

母亲很喜欢来家落户的几只燕子。清早，当母亲将大门的木板一块块卸下时，守候在窝中的燕子们就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像在对母亲说着“早上好，早上好”。晚上，如遇特殊情况要提前关门，母亲还要专门留意燕子窝里有没有响动。若无动静，她便叫我或弟弟拿出手电筒，站在高凳上朝窝里照一照，若窝里无燕子踪影，她就必须将门市的小门开着，等待燕子飞回来后，才会将小门关上。

母亲的缝纫铺有一块大案板，这是裁衣服和熨衣裤的地方，燕子窝刚好就垒在顶上。窝里的燕子夫妻似乎很体恤母亲的辛劳，爱干净，从不将鸟粪掉落在案板上。不过，刚出窝的乳燕则不懂这些，时常顽皮地将鸟粪抛撒到案板上。脏兮兮的鸟粪会引来我们几弟兄的抱怨，母亲听到后对我们说：“千万不要嫌弃，这是燕子带给我们家的财喜，是吉祥之物。”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从此再无怨言，后来看见案板上的鸟粪，会自觉用抹布擦拭干净。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几弟兄陆续离开了老屋，母亲仍住在这里，依然守着这间开了几十年的裁缝铺。燕子们也恋家，依然会年年飞来家中，守在房梁上，一如既往地陪伴着母亲。

后来开始了城市改造，裁缝铺要拆除。得知消息，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没能睡好觉，她舍不得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更担心屋里的燕子从此没了栖身之处。不久，母亲托熟人在不远处租了一个铺面。新铺开张时，恰逢春暖花开燕子回归之时。一有空闲，母亲就端一张凳子坐在大门口，不时向天空张望，看那些飞来飞去的燕子。也许母亲的期盼被燕子感应到了，一对燕子居然飞进了新铺，没多久还在屋角垒起了新窝。此后，这对燕子便一直陪伴着母亲，在这里繁衍生息。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母亲80岁那年因病撒手人寰。也在那个春天，与她朝夕相伴的燕子们，在铺子里一边盘旋一边鸣叫，然后飞出铺子，从此不见了踪影。万物皆有灵性，或许燕子们感受到了主人的离开，以此方式与主人依依惜别吧。

如今，看着空中曼妙舞动的燕子，我怅然若失：不知当年守候母亲的那些燕子，究竟飞去了谁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单车青年

□谭鑫

满夏溢的季节里，一起回到了故乡的城市中。

山城里适合骑行的地方不多，大学城算一个。工作后的一个春天，我应约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恰逢非机动车道刚投入使用，饭后有人提议出门走走，最终一行人选择了骑自行车。

或是城市的路太多太密，或是我一个人骑行时不习惯随众慢走，无意间我便独行跨入一条城中村道。彼时刚过惊蛰时节，植物们正处于风头正劲的长势，道路两旁的香樟雅榕蓬发出新绿。一合围，骑车的我好似打马穿进春天的隧道。

出了绿叶洞天，抬头竟是一排排比电影镜头里还结队成群的筒子楼，我还没被闹热拖住脚步，瞬间被眼前这片建筑所滞留，不由得放缓行车的速度。等骑着车走马观花地挪过弄堂，却发现前面停着一排同伴们的自行车。

他们都背向着我，悄声侧立在一旁，走近后我才发现，原来众人的目光都正对着一幅画，背对着我们的画者，手中的笔还在不停地涂彩点墨，站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一棵碧翠苍天的黄葛树，它亦是那幅画中的内容。

这棵树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异乡，以及她们共有的春天。我掏出手机，悄悄拍下了这一幕。没想到刚发到朋友圈，便有人评论说：“欢迎来到我的老家，陈电村××号……”我转头望向墙面，蒙尘的门牌依稀可辨且准确无误。后续的交谈中，他补充说：“不过，那里已经快拆了……”

也许是为了不负春光，抑或是为了帮朋友多看几眼终将会消失的故乡，我重新审视起这片像是从旧时光中裁剪下来的老街楼房：她们着装统一的青瓦灰墙，从前打磨岁月，如今见证沧桑。在四季轮转里，恪守着脚踏实地的秉性，雨天不哗，晴天不燥，像一道迎来送往的临暮春光，一梯一步，不消尘土飞扬，一灯一豆，总能洞见故乡。

我忽有所感，拧开笔盖默默在备忘录中写下——黄葛树撑开手掌，春光筛落小巷，单车和我都是好事者，翻阅别人的故乡……

许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去异乡骑行的我，重回某个物是人非的地点，猛然发现曾经认知中的别人的故乡，不知不觉，已血肉般地凝入我关于故乡的记忆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在城市中住久了，每当春天来临，便想出去走走。步行太慢，有些浪费光阴；开车又过快，害怕错失风景。自行车就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我们这群被单车集结起的青年，通常在一个阳光温热不燥的下午，如蚁一般聚首，以轮轴代步，周旋于闹市大道、街陌巷弄，只在谈话和拍照时驻足。嬉笑玩闹如风拍肩，斑驳抖撒如光照面，空气中只留下烟一般轻扬的灰尘，和车铃的啾啾尾音，像时间的回声。

春天里，我们浩浩荡荡，频频却无意间便穿越了别人的故乡。

尤其在异乡求学的日子，每到春天，我便恍如一阵风儿，背着书包和行李，从村野出发吹向城市。也习惯陪伴一个老友一样，来陪伴一辆自行车，车轮为足，如和春天赛跑般，脚步邀约着路，落脚便是归途，尝试以车与人的组合视角，去围观一个城市的人间烟火，也圈套着一个春天的五光十色。

春天只是头阵，青春的单车总是意犹未尽。我至今时常怀念，我们一同攀过的岳麓山上的翠枝；耳边也总响起，在橘子洲头打捞的家常和闲话；以及那华灯初上的潇湘夜雨中，品尝过的有别于故乡山城的辣……

毕业时，我将单车拆下，背上了绿皮火车。从前都是它驮着我，难得我终于也有机会驮着它，我们像一对毕业后仍执手相挽的恋人，在春

“活着”的传呼机

□雪燃

我的收藏中，有一个摩托罗拉传呼机，那是1999年7月我在成都花800元买的。这个传呼机做工精致，大约一只火柴盒那么大，端头有一条精致的金属链。二十多年后，这只传呼机竟然还“活着”，只要装上电池，那小块屏幕仍能显示时间和数字。

当年，为了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我停薪留职，前往成都寻梦。我先后去了几家报刊应聘，可惜没被录用。后来，又去了一家都市报应聘，与30多名应聘者参加了笔试，第四天面试时，我背了一袋在各级报刊发表的作品，厚着脸皮把自己的作品分发给6名面试官。奇迹出现在我发表的那些作品上，一位男考官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后，对旁边一位女考官说：“我看他很适合做你那个时尚栏目。”女考官翻看几本杂志后，点了点头说：“可以试试。”就这样，我顺利进入报社，成了一名时尚栏目的记者。当时的通信不

发达，记者部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报社给每位记者每月发一张20元的电话卡。街上的公用电话亭虽很多，但每次打电话跑来跑去，非常麻烦。那时的传呼机，算是最方便最快捷的通信工具了，也是身份的象征，最便宜的也要600多元。报社要求每个记者都必须用传呼机，于是我只得忍痛掏出800元，买了一只能发出“嘟嘟”声的传呼机。有了传呼机，工作就方便多了，不论在哪儿采访，报社都能随时联系我。

第二年底，仿若“突如一夜春风来”，我发现街上用手机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时尚人群，更是早早用上了手机。电视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广告也变成了“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那个拿着波导手机的女明星，闪着迷人眼波，让很多人心动。我也心动，但我没钱买，也消费不起昂贵的话费，于是一直坚持着用传呼机。直到2001年，报社要求记者必须配备手机，我才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部当时很牛的波导MC958“战斗机”。

有了手机，我腰间皮带左边挂传呼机，右边挂“战斗机”，被同事戏称“双枪记者”。后来，直到传呼机渐渐被淘汰倒闭，传呼机最终没了信号，我才将传呼机放进了箱子收藏起来。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工作变更，几次搬家，这只传呼机我一直珍藏着。这只传呼机，不仅记录了我的记者生涯，更承载了我的青春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春天不说话(外一首)

□止戈

红梅绽放时，只有
轰隆隆的香气
悄悄而来
寒冰裂开时，只有
泥土的胎动
一浪高过一浪

柳条垂下钓线
只有，燕子
剪开清亮的天幕

小草探出
小小的脑袋
背诵着嫩嫩的词语

春天不说话，只
默默地吟着
动人的诗句

早春之夜

当三月的风吹拂
绿色的梦铺满田野
我们的爱
已经悄悄发芽

院前的池塘醒来
她像莲花
我想去摸摸水下的藕房
突然青蛙惊叫

她额头的秀发
被荷叶映成了淡淡的翡翠色
我微蓝，默想着
她的红口唇

竹笋的味道进入身体
早春在侧耳倾听
青蛙的情歌大联唱起调了
我们开始响亮

(作者系诗词学会会员)

那声脆生生(外一首)

□陈祥发

用麦秆做成吹火筒
袅起的几缕轻烟柔丝
只适合小儿玩炊事

尖起嫩葱儿般的手指
亮起云雀般的嗓子
一声脆生生的“爷爷，请吃”
便是天籁吧
单调亦悦耳

云开雾散了，雨驻七彩挂了
天地一拱，有韵有致
通天，接地气
实景，也神秘

挥汗播金黄

都说一滴水便能折射金阳
我发现，乡下的幺叔幺娘
抛秧割稻的汗珠，特别拥有
太阳的金光，抛洒成大地的金黄

秋收时节，责任田里稻黄逐浪
蛙鼓声中，阵阵谷馨稻香
汗腥浇灌出原野芬芳
余香绕梁，七沟八梁
浩荡无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